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集卷十三至

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蔡鏞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集卷十三

明 倪元璐 撰

行述

先考中議大夫雨田府君行述

嗚呼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不身經之何由知其言之痛乎元璐年纔二十遽失府君此由罪積禍延元璐當死即以府君棄元璐而元璐闇弱無所之又當

死不即死者非徒有母寔以府君於鄉多德於世多功而浮沉無大位萬或湮沒使後無傳豈不為死吾父乎抑唐人以不得昌黎藏記為不葬其親今介人當世鴻文所歸不得一言為之十字雖馬鬣崇蔭何殊委壑用此收魄澄慮取所衆著綜條如左無復文采惟不誣耳蓋府君之為人也好行義而惡誣稱是故元璐勿敢也府君諱凍字霖仲別號雨田其先宋之青州人多顯者文節父子著已兄弟侏偶從蹕南渡侏判紹興因家上

虞之賀溪子忠又徙橫山後五世孫文質當元時募義
兵禦寇有功為防禦千戶子彥忠仍嗣職彥忠子春國
初以賢良徵不赴春少子述初景泰時輸粟三千石賑
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三千兩朝廷義之賜璽書束帛
授徵仕郎不仕述初子晏晏子堂堂生抑菴公諱鎧領
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縣知縣有高行祀於學宮抑
菴公生南望公諱應蘄績學孝友以府君貴封文林郎
娶陳太恭人嘉靖乙酉秋九月戊辰生府君府君生而

英奇與羣兒嬉戲即形志畫四歲時倭抄鄉邑王父徙家避之既迫甚乃獨持冢伯洙源公去遺府君寢繻既覺室闐然起出門外大擾擾心計不可啼循隙影行予十里許及王父王父曰吾固知是兒不死矣性篤孝五歲為王父理刀圭至損其指王父數奇讀必丙夜迨就枕足癰列如冰府君翼兩脇擁持之夜以為恒不言苦其至孝天植如此稍長遂磊落有奇抱能策事時龐公條編法未行往來貴人騷動有司不能供則使其邑

之富人王父與馬王父寒士有司修郤耳當是時蕩數
歲糧得貴人一饗弗饜也王父既苦之日與抑菴公咄
嗟不已府君年方十一從抑菴公蹀間咿咿語曰若然
厲民胡已時夫有司胡不為一切之道稅而供之安取
是鼎鼎者為抑菴公亟驚起連呼曰兒不凡越十年而
龐公按浙建條編議卒如府君言九歲能屬文十六補
弟子員嘗筆耕坐讀小樓歲不三四下所著襦寸許至
穿孔今猶遺孤等為司馬家帷云庚午督學林公奇府

君文拔高等秋領鄉薦年二十二蓋府君與抑菴公俱以己酉生薦庚午亦一奇也辛未計偕時江陵相居正典試事府君卷已為同考許公國所賞牘呈偶策語及時務稍慙江陵援筆彈之曰此狂生遂下第歸而下帷者三年甲戌成進士授安福令安福仕國矜理學令輒易得罪人為府君難之府君獨喜曰吾猶石然其以安成砥矣既至即鼎新復古院與其鄉之大夫約曰某年少待罪斯土唯是諸君子左右之乃諸君子亦毋以私

跡某門以是鄉之大夫悅而嚴之府君益勵治異政纍
纍邑西隅數火患月十餘驚府君默自念我令也固能
勝之則立木尺許而自署名其上曰某遂絕有隣部民
甲乙聚族鬪乙負明日殪病叔示之甲懼而賄焉則曰
此證符也令不能辨甲抵死獄上當路移府君乙固使
人為亡者婦府君疑乃謬為識亡者體貌舉問婦婦茫
不識也隨府君指如轉圜益大疑訊之吐實吾非若婦
耳利乙財府君曰未也若有子邪曰有子曰而子殺人遂

俛首服蓋乙殪其叔於舫而婦子長年也為同謀云於是舍甲罪罪乙擒大豪三王桀者以豪論死乘前令弛而跳園土焉出沒江湖間為大盜已又剽其弟去數年捕弗得府君下車不浹月捕即得之并若弟還王繼者擁貲丘若擄捌邑邑被死者數十人以死鳴顧得死者又數十人其宗大父行某被繫掠且死作長恨歌又囑其子曰必墨一楮筆一禡我乎鬼則可鳴也人則無鳴也其子固吞恨寂寂久弗聲至是廉狀發屍墨筆宛然

也豪役鋌萬走竿牘如雨勿聽按如律王羅者陰殺人
既裡藟掩之矣府君舟夜經心動使人守勿去旦發之
屍也中遺畚焉而題識之曰王羅即以自致王羅奚說
哉時三大豪殲民得高枕卧而豪右始怵怵相戒斂手
避倪公益府君年少其決斷則老吏不如直指聞府君
能舉積歲疑案三十餘授府君府君操筆了了翌日即
具牘報纖悉中窾直指大駭服以為神明由是治行為
天下第一當是時江陵相奪情視事府君頗弗韙之會

有詔勅天下盡毀所謂講學書院者府君力持之復古
院竟不毀已而御史安福傳公應禎劉公臺進士吉水
鄒公元標彈章相望俱杖謫去直聲振海內府君壯三
君子而自幸得剖符其鄉也則於鄒公之投南荒滯逆
旅也拏舟而饋之漿傳公戍定海則祖之詩家故近定
海則貽書王父洎弟侄輩必時時勞傳公又製浦姬吟
詞氣惋結而劉公時僅得褫職府君數過從豪飲達曙
至掀髯戟掌涕泗交頤下聞者寒心府君不顧也劉江

陵士也而語加峻焉江陵恨恨必手刃之屬其私人御史某使狙伺焉會劉氏甥謝燿者先以劉拒不得嗣劉氏大恨劉條劉不法數十事陳牒府君時已緘白江陵相而與巡撫某謀既訂矣特欲從府君權輿顧以私啗府君曰事成當得好官府君厲聲曰吾豈以犬彘買好官因立召燿榜數十予判如山刷滌為盡御史大沮為燿作奏治百日糧走都下迨府君聞已渡鄱湖矣飛卒追而圍之乃江陵相摩厲以須詰何以久不上曰已發

為令所追耳江陵相大恚時主爵疏行取姓名府君踞
第一江陵相一筆勾去貳府君松江而劉獄遂成然竟
以府君湔洗律不得傳姑戍潯陽道死劉之不庾於狴
者府君力也先是府君未第時夢朱衣吏引至一所如
王者居主者持佩金刀者一人授府君曰以煩汝蓋至
是始悟金刀為劉云江陵相既嗔府君疆項而又以不
得大辟劉由府君復下令推府君疵不得乃云粟入廚
少非格貶山西臬司照磨府君怡然就道無何遷同安

令同安洪司寇鋤為怨家所告時中臺所下訟司寇詞
凡三千六百餘應逮問者二萬餘人原坐司寇贓巨萬
計多官累歲不能決府君一洗故牘決旬而定司寇冤
白而洪氏所株牽悉不理八閩謹然稱平諸生葉日新
貌奇而誕好與方士游忤者遂為蜚語云日新負貴徵
招集亡命謀不軌策於某日劫縣庫縱獄囚屠同安城
直搗溫陵而北矣遠近洶洶攜家去者千計時府君方
詣郡從郡中密檄召日新慰諭之并還集諸攜家者而

其年江陵相病死有上書訟劉寃事雪府君名益大著
詔徵為南駕部郎佐船政初高皇帝水征所載軍馬者
曰馬船載輜重者曰快船自文皇帝定鼎金臺快船取
諸京軍無資給軍情船易敗則使自繕船其為令曰非
甚富弗役也而中人衛帥以為其外橐也受役者至倒
脂罄髓不能供富家黠既以其賄免而具中人產或又
其下者即無不人人繇於是名塚甲朋壺出千孔先是
有求鬻婦輸繇者有夜逋自署其門請捐宅舍者投繯

者蹈河死者府君既洞知之一日署正郎篆吏持文書
乞判不可了商役投牒請者千餘人至盤踞樹顛如關
市已輒有操券請收逃人婦者府君咤曰而將令我主
畫諾為而輩作賣妻牙耶叱去退而覃思之更三晝夜
不交瞋躍然起曰得之矣會有風霾之變詔求直言府
君總條馬快船得十議議得便宜行者可弗聞以其五
議具疏因大司馬郭公上之一曰議官守二曰議差使
三曰議支放四曰議木料五曰議出則已又因署篆少

司馬顧公上言留都根本重地都城內外編戶軍衛居大半干城爪牙於是焉賴今則日朘月削極敝而不可支矣究厥所由則船差之害為大而各衛之所以告病也臣謹按大小馬船與快平船差等耳馬船不以為苦而快船則深以為病者何也快船之應役者皆小甲之正身而馬船則募夫應役也夫有常值故人皆樂從人皆應募故外無需索兩船利害何止徑庭臣以為今日亟反之計在改快船為馬船而已所謂改者非改其制

與名也改其寔而已改其寔者去小甲之名而從募夫之例也如是則所謂百計經營多方求索者不禁而自草矣臣備查進京馬快船共八百六十四隻內馬船三百六十四隻每船募夫一十六名共給值二萬九千有奇月糧米六萬九千快平船共五百隻若從馬船例募夫侈矣然各船皆三年一修以供差使而差回空泊者輒二年有餘故朽多而費重各夫廩值亦三年分領故勞少而利微若各船止留三之一而廩值增三之一使

以一年修船出差一年更番休息則船藉於頻修而不
至朽夫喜於增值而不怨勞故留船六百隻而循環足
用矣又下江馬船七十六隻尤須減三之一而隘其制
并作進京船數則進京馬船共存三百九十而快平船
所留止須二百一十矣照例募夫增其值不過二萬歲
支米四萬耳而少科之可入金萬五千則所少者不過
五千而修造所省亦畧相等矣馬船差頻增值約歲給
銀萬而本部馬船工料歲贏二萬量入為出又寬然有

餘伏惟皇上作民父母四海軍民皆吾赤子而留京重
地較之他處尤切即使國家額外捐金萬兩米萬石出
此六七萬家於水火之中鞏留都於磐石之固以皇上
之聰明仁聖固將欣然樂從而况通融裒益本不出經
費之外者哉疏上時宰揆申公時行王公錫爵讀疏嘆
曰嗟乎二百年未有言之者非駕部才疇辦此亟擬上
得命專責成府君而兩相君又飛牘懇懇之曰幸未死
願得觀成焉而臚府君弗得謝起更張之諸區畫具載

船政新書中乃良工心苦口策事日夜噙喁不休飯間
杯盤果核悉引而署之曰此某舫某木具某商役某銀
某餉計舟所往來輒操箸蘸卮中瀝畫塗於几而屈曲
導引焉如親篙緯者蓋自丙戌春抵夏三月而定迄又
明年戊子春三年而告成計歲省金錢十餘萬蠲夙逋
萬成之日數萬人歌舞於道隨府君馬尾而謠謠曰是
倪父則活汝不倪父耶汝則死於溝而今死於丘此一
役也掠璫弁口中肥固人人淹恚先是則造作蜚條點

灼府君若輩力悍也又動輒曰上供語危而所部軍驍
善疑每出令意即未可訟言而疑謗遽無以解前年減
快船半駕馬船者疑移崇焉千人譁然起或云須榜諭
之府君曰勿事也徐曠語其署中人此良法若解邪曰
解即願充邪皆叩首曰甚願則立判其子弟數十人已
而各署請者人三千悉予牒渡江走江淮衛譁者以為
掩已也却而啟之盡投籍者又署中人乃卹然駭曰厲
也胡為乎來哉投戈而散戊子秋詔明年潞王之國徵

南三百艘又部徵百艘運壽陵松時南舫遣者強半餘弗支又卒不得一艇應今年上供人情震駭羣璫固欲剡手衝府君胸得間輒眉舞曰看倔强漢何處討兩頭顧來府君殊夷猶奏記司馬壽陵松即不必迂道易南舫徒撓厥本貢舫若者輸若者不急緩輸舫北遣者若者宜弗留遣還充今年貢若者留區處大當司馬喜擊節隨奏許可羣璫乃閉目揺手不敢言蓋府君之為應變才類是乃中外大奇府君曩謂措大骯髒詎幹辦焉

如此哉既奏績上主爵謀胡以酬勩則擬晉府君璽卿
府君曰郎卑曹也而驟清華我其以身支鏃哉又有以
粵左士屬府君者府君捫胸謝曰有斗血喀喀嘔觥
盡又能嘔鉛槧乎而首揆姑蘇申公又以其桑梓請曰
強佐臬焉府君謹謝懼南陽不可問為相公憂於是皆
不果庚寅撫州大飢民為亂廷遣二千石必得循吏如
古朝歌詡渤海遂者莫可任其撫之大夫居要者日叩
主爵之閤而請焉曰必借倪公於是出府君為撫州太

守命下都人皇皇蟻聚司馬門牽司馬裾為我留倪父
司馬慰諭之曰天子急活臨汝安得留夫法未敝也若
何患於去倪父乃散發之日自公卿以下及其鄉之大
夫送者車千兩祖帳鱗次三十里其軍衛十萬家人手
一器縵臺而酒之攀車拒輪聞咽衢街府君為留三日
乃得去府君去而諸豪弁不逞者賄同曹郎某謀變法
十萬家又輒鼓噪呼懷甓伺殺某某避匿免朝議惡之
錫其官都人乃益德府君為立祠顏其宇曰惠德置守

者歲以府君生辰崇俎豆至期聚而祝之者萬計限為之穿鄉民有操雞黍卜者輒應如響咸神明府君謂生猶著異也祠日加構焉郎曹得祠及餞送攀留之侈皆前此未嘗有也府君去都都之人如喪未至撫而撫之人竊竊喜曰上以仁人來矣則稍稍定比至撫出市攫坐辟者三百人條蠲賑十策旱禱至嘔血得雨則又益大定居五月更守淮安郡郡當子午道使客如蟻守車馬行酒炙勞之故事民為供府君咨嗟曰守即主人但

當解橐中裝供客耳何池魚間左已之民如釋重負者
部使者啣命布桑孔筭權甚府君支數月糧袖而遺之
曰守無狀俸可權也願為吾民請一日命使者慙面赤
至頸乃稍稍戢寬十之五時大治河費度支金巨萬乃
竣河使者酌酒賀也一夜隄隤津頭踉蹌言漏三下矣
府君勅毋闕檄營卒千予之所應餽者使人人囊沙石
抵之昧爽安瀾矣而河使者睡齁齁聞之大驚失色已
知夜來狀乃徒跣謝曰公真神人我則幾為羽山之鬼

故府君詩有辛卯三月隄夜穿披衣起看月中天又繼
緇聽令三千輩少府不費半文錢皆實錄也於是大司
馬潘公季馴以天子命視河漕上絕奇愛府君上劄子
言使某守郡是猶絆騏驥之足而責之千里非其任矣
曷不假某使者節使理徐州兵事其於淮民猶宇下也
書猝上府君詣司寇力辭不得而太恭人陳方就養於
官一日暴殞府君哀毀踰制七日夜水漿不入口號聲
達於四衢淮人重哀府君以母故幾自引又輒私相弔

若我輩復安得母倪使君哉府君既扶櫬歸里中三年未嘗見齒甲午服闋上時播酋漸梗廷臣持勦撫兩議勿能決日盱衡望府君來將委郡焉入國門明日大司馬石公星邀計事石與人也而夸曰虛聲勦之儻怵諸撫矣府君曰奈何以威弱子之術怖狡囚哉若自以其夜郎雄不大創安得怵當事者礪空刃焉而彼固狃之曰儻頸誰當置此所謂養癰也因立條勦策如移楚撫調客兵便轉餉散七姓分土司數事曰如此猶當費金

米數十萬其不然者且百萬司馬心非之曰剩計耳又問乃舉高皇帝執田璠傳介斬樓蘭事以對曰一武士力也石咋舌頸膈至腋府君力陳父老願王陽自處遂更荊州而播事他委承石旨事大潰裂楊酋日睥睨焉負嵎而虓當事決策勦費帑金一千萬有奇粟倍之析士馬無算府君言卒如左券云荊州相居正里也羣張慄甚屬所親乘間言府君笑曰即往者令傴僂致恭事即不可知苟云強項又何虞乎比至待羣張有加計

不籍田如千頃為勢家所侵悉徵予之人以是服府君
厚德終長者前太守闡茸賓其掾掾得戴儒幘白事多
舞文者府君至按誅數人左右咸股票而民以為慈往
廩宗藩由胥胥索馬而鋏絀與之諸宗既待炊毋暇問
大率十得六耳府君著令制胥不得措一指諸宗大悅
曰倪使君生我荆之士悍而剋其隅有數生以丁祭勒
一縣尉令掛冠者有以其妻嘗友始則昵而侮之既則
忤而鳴之者有縣令首擢士反持令短長榜而數之者

有殺其家之季至夷其面鼻口耳者府君悉收而寘諸
理士於是有絃歌之思益府君蒞荆以月計卒壬癸甲
耳即無不歌廉暮賈晚也而他撫臣褚司徒缺已露章
彈去之矣先是江陵相寃殺安慶士吳士奇多缺力府
君數口咎之缺聞而怨府君至是荆從事萬君建崑以
循良徵缺媚焉檄荆鍰如干非例也既報命一空函耳
而將命胥至淮有為之謀曰胡不贄乃私致薏薏兩縑
缺見之大怒曰何兒弄我遂奏劾某上交非分宜鐫官

府君徑拂衣歸乃荆士民怒不漆我小人幾枵以壑賴
俛使君乳若漕撫奈何奪我荆君於是州邑民葛天祈
等伏闕呼籲又持牘訴長安諸貴公引問之則交口頌
諸貴公感動曰嗟乎民戀四月守如此夫則直指徐公
又上疏大約言荆太守某天下才其守制狀如某某某
即列漢牘中當第一今以胥役小過去之失百姓心惟
陛下持域外之觀為元元計亟賜某環必大效於是鈇
益慙復上書構府君且自引臣即不能格一守何佗覩

居吏民上書達冢宰兩難之既而曰司徒鋌而走矣寧
全重臣覆鉢是然府君意自得歸奉王父盤跚山水洒
洒然客有怨鉢者輒笑解之非褚公儂那得一日萊舞
君則宜為儂德褚公客益服雅量焉居歲餘詔求異材
堪受閭外鉢將百萬健兒者臺省以府君名上而播事
方益熾重慶需守時冢宰及諸大僚急推轂府君揚言
曰夫夫曾策播矣如觀火守疇過夫夫者而主爵郎為
朱公敬循於府君同里閨嬖也引嫌焉而曰誰復能古

人我矣遂止府君聞而更德之曰愛我哉己亥丁王父
艱府君年已五十餘猶日夜孺子泣仡仡封樹之坏沙
拳石皆出十指蓋府君於此惻惻風木也無動色毛櫟
理而南北言者及浙撫按大吏薦剡滿篋單詞合詞歲
無慮十餘上顧府君卒無有赫蹠及都門貴人者辛丑
歲府君家食已七年而山陰朱文懿公廢由宗伯大拜
起田間行矣府君以其子吏部婣肅野人服送之且祝
之曰公自愛愛我必如吏部君慎毋露憐才半齒落野

人事文懿偃躬謝而于于東山者又六年於是信州楊公時喬以少宰典銓局矣其於府君賢素瞭會有詔起溝中瘠固矜慎之則探尺籍疏名賢若而輩諏海內焉凡三年報牘上他姓字褒彈半出至府君則人人褒識之如系規然丁未遂疏起府君瓊州荷俞旨時璐嫡母曹恭人新逝而璐猶舞象童府君雅不欲出曰家孽如此誰潦倒支蠻烟瘴雨者因上疏辭不允銓部且促駕急不得已驅車就道然猶次且歲餘也丁未冬抵瓊瓊

濱黎既海颶地震益撲簌而窶至茅葦解民居截竹為
楹椽泥蔗葉為瓦又郡缺守八年法弛民輒玩比府君
至而百廢具興矣俗喜告訐民練衣必綴苟不綴其猾
兒以為其家富必求端彈抄之所持牒株引多百餘人
遠弗集也捕先得者姑不就鞫而累久而死者十六七
府君憐之著為令誣者倍所坐凡牒子不得過五人又
出先繫囚數百如驅笠中豚者郡伍百捧檄如虎又傳
翼為所至箝掠民鈞矢未入家已蕩府君悉停伍百所

欲召以屬一老胥即無不束身請者曰今即死不猶愈
破家死乎時黎數千人譟當事大治兵府君為當事言
渠蹲鼠耳童子投礮焉而跳且嚙也烏知叛情無已一
小創之則授畧幕帥某如吾指當勝帥如指往果勝隨
檄之曰止哉弗縱掠也歸乃益布威德黎大悅且震蛾
伏郡堦請焉邏者獲舶數十商也而上之幕帥又上之
制撫曰賊也固不勝自功乃移檄府君不容口府君曰
商而賊矣疇功乎為具狀申救甚力制撫慙而釋之活

數百人有其媵私奴覺而斧驅之奴則反格而傷其脰也既難口之而浮引以鳴曰盜府君以屬令令顧得盜四十人并呈所殺人械既八十日而曰血濡械淫淫也府君曰寧八十日而血濡械淫淫者哉引讞之展轉得奴姦狀四十人果非盜悉縱遣之歲大旱屬府君病甚使其倖暴巫不雨既私念即死猶當為民請乃牒諸境之神而曰明日太守輿病禱矣神必假我雨三犁出則果大雨不遲晷民以為神郡通海得泉率鹵民故病弗

食府君祓而禱諸神別穿地出美泉焉民德之曰倪公
井捐贖賑繕敗雉千民又德之曰倪公城蓋於是瓊大
治粵撫按臣交章推卓異第一上而府君顧已憶湘湖
尊戀戀也當道持不可凡三請三留云先是臺省以他
事攻山陰相甚力至是比部某子甲以謁不遂齟焉乃
持浙之人十數以及府君曰而私而鄉某某而戚某某
焉府君聞之齎然笑曰若疑我以山陰相得官不憶我
以江陵相幾失頭耶夫兩家炎孰焰也乃今顧甚荷勸

駕矣緣是請益力會當大計蓋歲已酉而璐以是秋謬鄉薦云府君歸而曰雞肋即不得煩班頭兀馬長安道我憐汝髻弗解客也當嚮導汝乃攜璐入春明既不復能割寸縑贄京貴人出懷中刺又漫漫落落曰我散人耳比當衡議去留其銓郎悖而曰寧時局是狗曷禡之其冢宰愁而曰寧公議是矜曷縻之于是乃以才不及落三官猶為首鼠其間云當此之時山陰相既蓋棺水石漸暴府君里居浙中丞某公直指某公干旄相繼至

意諷府君當再出山府君瞪目不答益捷關著書具丹
漆器勘剝古今案如推大獄蓋為之廢爐箴殮寢者歲
餘自曙手一編抵篝燈不息璐諫之即云樂甚然時稱
眼澁神氣日漸耗甲寅秋自武林山水還忽不甘匕箸
減餐已又減已又大減至啜糜一盂醫數輩罄籠裹不
效祈禱四出不效璐兄弟搏頰叩天請身代又不效其
始顧猶能策杖門外對客浮白呼盧也于辜月之念二
日日南至據榻不能起于嘉平之念四日昏定忽神彩

煥發呼璐起掖坐璐全體支府君背瓚璫羅侍榻下府君則端坐垂拱如有所對者已顧璐微笑瞑矣天乎痛哉天乎痛哉府君事王父母生死稱至孝居常敬事冢兄洙源公而護其季十洲公晉源公備至鞠誨諸從子弗異璐等親族所藉舉火者拯拔脫繫械者剪拂借羽毛稱冠裳士者凡若而人性不靳施而介一不義物脛而前則面頰咄咄弱冠成進士長安俠某者奇府君貌輦致金玉諸玩好器纍纍府君悉謝不受曰是蠱我也

所歷官多郡邑入帑自薪俸外即所謂劉寵之錢胡威之絹無有耳其持論輒得大體有先見治獄多平反他所全活無慮數萬人要其才足辦安成之民饑曾其城圯府君下令亟繕城人竊議歲則青而又土石崇之如白骨何府君曰吾固以圯城肉白骨也出廩谷如許募民民利得餽無不爭繕城者陴雉巍然而溝者起倅雲間時鎮江大饑當賑十萬戶枵以須而所司區畫倂張逾旬不定或欲顰眉識之而民益騷比直指移府君往

乃區賑所十三檄令以下十三員主之即彈指了耳又
饑者千人屯東郊外有欲掩扉拒者府君泣然曰將立
斃之乎勅司閹聽千人入第盡塞支路留子午衢如矢
里設餅饌若置郵焉而導之西郊則饑者飽噉躍而出
西郊矣于是時上下皆以為材而其先任事者滋不
悅大都府君居官易得譽謗以此也退而老于鄉則喜
振貧弱噢孤寡有吳商某徙家來為比隣居既嘗以其
子謁府君死而嘍藐孤者蝟起也府君敦敦卵翼之引

與璐偕牕燭比成立及冠乃遣歸凡其自持甚嚴偃室
值所當言縱郡邑長強懷自豪貴必梗梗起爭之邑人
盜伍百持漁者十餘固蚩氓也已先懾伍百即不復能
置一詞於令府君聞而跣見令白寃狀令驚釋之即請
何法獲真盜授策焉數日果獲盜令謝言泉湧漁者至
今俎豆府君云府君于家國務無所不腹畫元璐夜必
侍府君飲府君飲必教元璐一事凡聽其言策寇如提
嬰策邊堡如布籬壁策兵事通曉諸脫兔環龜法如梓

蟻解甘石家言策天如斗如錢孔如相掌文種駒佹如
畜薄中蠶河如潄策銓計如概如廢置家監倣金城畧
策屯蹉開中策銅楮榆杏交子如列眉策內外曹藩臬
州郡縣如五指頓裘爬梳之如搔肌疥而纖至于鞭杖
履履醕粢醢滷之屬亦各有部署不率爾置之未嘗解
目語額瞬而談人意中了了如曼倩猜郭舍人謎射上
林棗無遁情者資穎慧一目數行下即食頃裁百牘判
數十紙如風雨十吏不足供于衆氏靡所不闕尤篤好

易春秋史漢老莊管韓綱目等書讀書腹無留疑所不
解必解篇詞章索盡萬籤如搜逋賊相字句別結眼藏
所褒彈換千古啼笑不作矮子觀於訓詁言未嘗存兩
是文宗漢詩宗盛唐字宗晉皆足以沾丐作者所著有
船政新書經濟管窺理學度針保民更化錄閒閒堂會
心錄星會樓集碧山吟初府君甲戌釋褐出東阿于文
定公之門志節益與趙公南星相伯仲遂道義締結而
鄒公元標則患難交也既又同官駕部晨夕過從互相

劇切故府君自言吾生平學問得夢白南臯之助居多
每教勗路輩但不自甘為庸衆人即是做聖賢地步恢
而為事功奮而為節義亦各隨其所遇以自見若齷齪
于富貴望三公九卿如登天則志趣日下矣嗟乎此數
言者非立志之針砭守身之藥石乎所取士如劉君孔
當鄒君德泳蔡君獻臣謝君應祥王君應乾周君懋相
言君爾行郭君煒周君獻臣等皆一時知名府君少壯
眉目姣好如畫五十豐頤層領嘗手鑑自藻曰此庸不

當耄耄耶而纔享年六十有六天乎痛哉卒之先一夜
夢赭衣員數百騶旆鎧仗如林肅冠一袍一輿一促駕
去云當授顯職覺而光搖搖在目也府君居恒自言曰
死當為神豈其驗與不孝元璐等將以明年丙辰秋八
月奉府君暨曹恭人合葬于上虞白馬湖之岡穴坐乾
面巽東護王父母塋如拱蓋府君生時所自卜定而命
元璐曰必葬我是吾魂魄猶從吾父母也元璐故痛勿
敢違則又手狀徼惠下執事既推甚無能哆一言而當

世所嘖嘖府君者如留京司馬門石江右復古院誌直
道編劉氏卹忠錄諸所載船政及江陵劉御史事如指
掌夫其人自為乘豈飾說私好哉若乃生平軼行尚有
元璐不能知而海內名公知之者倘不秘如椽餉隻字
潤冢中枯先大夫死且不朽即元璐輩一旦蓐螻蟻其
以是對先大夫矣亦死且不朽

倪文貞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集卷十四

明 倪元璐 撰

傳

周來玉先生傳

公名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蘓州吳江人生有志槩七八歲時嘗侍其父文林公文林偶與客言楊忠愍事語未卒公遽起問求詳文林因為悉言忠愍忤鸞嵩及得

罪以死狀公拍掌大笑曰是大好死彼鸞嵩安在哉文
林悚然驚異之既為文章名噪一郡弱冠舉於鄉越八
年而成進士授武康令有異政調杭之仁和品敏慈惠
民大戴之嘗攝德清三邑之人皆立祠生祀公尋以卓
異徵拜監察御史時為愆皇御極之次年逆閹魏忠賢
者時猶名進忠方用事與上保姆客氏朋倚為奸然人
猶以為易與云此壁鼠耳無能為也公曰不然虺已為
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天雨電公上疏畧云今四月為盛

夏陽長之時大電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近見朝廷處一二章奏外廷咸疑有物憑焉臣即不敢盡信而千人所指如魏忠賢者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借皇上之震疊以肆機鋒假竊蔽煬邪正顛倒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起於蠅營讒構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大可寒心疏上忠賢恚甚會上御經筵講讀竟忠賢睥目語閣臣即御史疏千人所指目不識丁此何語也時首輔為葉公向高從

容言是言官也宜當深咎忠賢意稍解尋又傳旨予重
謫葉公又具揭力救獲免居久之上似心悟忽遣客氏
出宮朝臣方相賀其明日復召入寵顧如初公又極諫
請割小恩以慎大防凡千餘言語皆危至有詔奪俸三
月然忠賢愈怒不懌陰與其黨戶科給事中郭鞏謀逐
公時正人尚多在位忠賢等謀悉去之乃援進黨徒彈
擊四出公患之曰羽翼既成禍不遠矣吾不惜死因復
上言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

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郭鞏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假
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一斤侯震暘
一斤王紀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
鄮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宏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重
足舉朝各愛惜一死無敢明言犯其鋒者而忠賢且橫
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為攻擊將內有忠
賢為之指揮旁有容氏為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為之賣

威而外復有輦等從而蟻樹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
天下事尚忍言哉因請誅忠賢甚力忠賢既憤且懼乃
率羣璫環泣上前至請自髡以激上怒遂得旨責公回
話公復申請不屈傳旨廷杖八十又以葉公力持返詔
改奪俸一年於是公履尾不啞者再矣人謂公君義形
能見雖更數月無語未為寒蟬也公厲聲曰即日者遂
死杖下安得聞君是言乎上實生我不敢不以死報時
聞忠賢欲使其徒劉朝等典兵行邊議既定需期發詔

公曰俟詔既發而爭之晚矣既力陳內臣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已而奉使按楚尋遭喪歸當是時忠賢益矯虔無忌黨徒日益進於是僉都楊公漣左公光斗等交章訟言朝賢多和之者即所引稱皆以公曩疏為權輿忠賢以是益追恨公未幾楊公等並譴歸於是忠賢大樹威撾殺工部郎萬公璟公時家居嘆曰是奴戮士矣既手滑吾屬寧足復留種乎其明年春舊吳江令曹欽程方為工部主事希忠賢旨誣奏

公并及張公慎言等四御史並得旨褫職追贓亡何詔逮楊公等六人尋即逮公當公未逮時語人云璫求首禍必及我我安逃死即不然我必伏闕為楊左諸公死爭既聞緹騎將至乃謬為他之入別太夫人身自詣郡聽宣詔已夷然就檻車時道路觀者皆憤激即云此璫矯稱不當奉詔洶洶欲拊殺使者公大聲諭止之乃稍稍散去吳人既蓄憤其後一月乃有周蓼洲吏部之事云公至京下詔獄嚴訊承刑甚毒至肉節縻折抗辨益

厲奸人司讞者無如之何竟以意鍛賊五千餘金獄上
忠賢意未慊矯旨再訊承刑如前又盜賊七千金掠比
無虛日一日下片紙付獄吏趣入黑室中夜半垂石其
胸立斃時為六年六月十七日其夜朝天宮災先是公
逮至之日都門地震初鞠之日王恭厥災再鞠天大雨
震天之應公如鼓桴然可異也公卒之明年熹廟崩今
上御極戮忠賢客氏并其黨誅竄有差遂以廷臣言贈
公太僕卿大中大夫予祭葬祠祀又歸追贓金五百其

又二年郭鞏以事被逮云

大宰梁鳴泉公傳

公名夢龍字乾吉其別號則曰鳴泉先世山西蔚州人
始祖名聚者自國初徙家真定良久聚子整往田間見
蛇兔相握起逐之無有心異而識之聚卒整遂以地為
藏藏聚曰吾後世必有興者蛇兔告我矣自整傳三世
而生公公始生時公父贈君怡菴公感異夢因名公夢
龍公出胎便具英挺五歲能咏詩在怡菴公抱中輒請

得即日就師學怡菴公給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應聲
曰以破吾愚豈不佳怡菴公大驚喜每語人吾斯知項
託黃童非俊物也年十五試有司第一補弟子員二十
五鄉薦明年成進士是為嘉靖癸丑尋試宏詞高等改
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出為兵科給事中公文譽嶢嶮當
留編修國史會其時同舍郎晁君東吳病不樂去金門
然故事無並留者公遜謝乃出既入諫垣則慷慨言事
無避忌劾先後兩冢宰李公吳公行私黨權時論壯之

久之擢為吏科都給事中。大計天下吏鋤穠汰秕人，以
為公不怨。當是時，肅皇帝頗崇壇祝學士。袁公煒偶為
上草青詞，稱旨。上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畧言相
臣宜舉學術純正，無輕掄選。俾聖治不光，上覽奏怒。賴
首揆華亭徐公從容為解，止奪俸半年。而學士卒入相。
亡何，擢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河重臣議開新河。
請才監司甚急。輔臣修郤者輒言：「莫如京兆夢龍。」因出
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公之治河也，考箕誨鍾與卒同力。

晝不敢廬夜枕幘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活數萬人於是功成擢叅藩關內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為隆慶二年於是戶部尚書馬公森等奏薦公異才可為邊大吏遂以其明年遷河南右布政使又明年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農失其業探九四起公為除苛令明舊章民由是投刀束耒先是嘉靖中遼大饑遼人避役跨海度登萊島嶼中者數千其始耕捕救枵而已久之海濱之人

勅之始出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公奮然乘舠海上相機宜條上招安三策八事已而河塞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蕩糧數萬鍾朝議通海運則又以屬公功成加俸一級尋遷右副都御史改鎮中州中州盜賊蟻結所司以獲盜為上功公曰俟盜起獲之誣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扃卧也久之賜白金文綺時神廟新即位江陵秉政以公為能召入為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王杲城捷上天

子命公持節服麒麟服往賚官軍已丁繼母憂歸服闋
起兵部右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
鎮軍所疾苦為剔除之因是以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
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勇勤為上無取恢然者曰猶之
相馬不舉肥也而其時昌鎮黃花路薊鎮古北口邊牆
報成遂晉太子少保尋有旨召入視部事時司馬堂無
督塵封久公入則樞帷改觀於是乎除種馬之令國初
戰馬官自牧既以授民歲徵駒焉駒不可戰官為罷駒

購壯然尚沉種馬民間則民大騷公請得盡鬻種馬稍徵芻佐官買馬者令下民如脫重負者會吏部尚書缺廷臣以公及某某三人名上上覽公名顧為輔臣曰是非曩時抗疏摘兩冢宰者耶必良冢宰遂用之公為太宰銓綜萬流無蹊有鑑然謁不遂者輒憾恨有為公所善某子甲者從公求節鉞公大驚曰此豈餅飴子可乞得耶其人慙怒而去於是江陵相既沒繼當揆者素不善公異時難公鐵面者又為蜚語怒當揆會御史某將

有封事奏金吾徐爵奸狀當揆聞之召與語使飛波洒
瀾及公某事公夷然上疏微辨因請骸骨甚力凡三上
始得俞旨歸公歸時年六十餘矣猶得事怡菴公三年
又十四年而公卒公所著書有賜麟堂集讀書目錄各
若干卷自公之歿又十四年而其冢孫維樞以雋才薦
賢書腰褭初躐不知其屈也

史氏某曰公固江陵所拔士也又受知深終江陵之世
公用條茂而是時有御史劉臺者亦江陵士以請劍得

杖謫死故當時之議以公守雌不如臺毅抑猶見隼之
飛下誅焉走非至論也自江陵之身功過離擘如人見
其面瘕肉並列故憍中足智戴威震主者過也錘邊韜
吏快賞決罰陶鑄天下歸於湛新者功也過已墮其家
矣而功揭於國雖加利銛益以健爪不可得剋焉二子
之遭幽章異歸迹其所處各有其際矣夫諫者之情必
借物以發其氣則與其過際分城守障之吏得因權以
極其才即與其功際與其過際則不得不死與其功際

則不得不致其勲名死之與勲名皆有不得不然者驅之豈早定哉或曰入則際其過矣又不去與終始焉昔宋荆國變法諸賢欲引去謀於邵雍雍力止之謂當乘此戮力引濡救燒投劾無濟雍潛士命人如此然聞之故老公佐樞時江陵握厲鉞公進平飲多所救江陵母死廷臣連章勸留數十輩公時在朝無公名由此言之公非苟同江陵者也

王諫議傳

王諫議者名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其先南直鳳陽人也高帝時有名冊者從征六詔有功世其官於滇遂家焉數傳而至諫議諫議祖尚綱父宋皆有志行諫議生而嶷偉目光灼然如巖電為人礪礪著節敦尚倫義自童時已然七歲喪母事後二母如母父病刲股號天請代里人謂之聖童孝子年十四為文奇播或告之鴻文無範是為恣諫議意不屑曰吾氣至才出皆範也老生行墨何能為或聞時政過舉輒達牀行徹旦既而戟手

長嘯曰秉成無人其父兄聞者皆異之弱冠舉其鄉第十一人累上公車不第貧甚求署教楚之竹谿益復博覽專研夜聞魚觸荷聲有悟由此詩文大進辛丑成進士應庶常選四明沈公見其文奇之以為眉山復出拔寘第五或以告諫議曰相君知公甚矣公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對曰他人不敢知苟出相君某知報德矣羅彞正之於李南陽非報耶四明稍稍聞之其後遂出為吏科給事中當是時顯皇以黃老治天下時宰因之陰

詭持祿斥逐端人而與公論爭長諫議疾之首上言時
政五事曰責法令曰專會推曰慎名器曰廣賜環曰嚴
奏辯已又疏劾首輔一貫顛倒是非譎張亂國有愧鼎
鉉久之上卒罷一貫而次輔鯉同日并罷諫議又上疏
言陛下一日并罷一貫鯉其當罷與否舉朝不敢為鯉
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陛下不得聞此
豈有國者之福乎既又力言枚卜宜慎因劾新叅李公
廷機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其以敝車羸馬誤天下疏

上不報然李卒以是引去諫議既以有言皆用愈益奮
激會遷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庫務劾奏庫璫楊致中王
道剝商婪賄請按其罪時秦稅使怒咸陽令滿朝薦彊
項誣奏朝薦劫貢殺人上震怒逮治朝薦諫議抗章救
之語戇甚上皆不報亦不之罪也一日有詔經營三殿
諫議以為殿工費浩非責協濟於省直則坐派產木地
方國家自有礦稅以來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
豈可又興工作重累吾民乃上疏極論議卒寢已又上

言時事可痛哭者八其大畧云陛下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近年以來精神別繫厭玩士夫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輔臣朱廢辨閣三年尚未一瞻天表人失心脅厥疾為狂可為痛哭者一也六卿強半成空懸缺數年不補或一卿貳署篆兩曹在外則監司手綰數符知府攝自佐貳人失股肱厥疾為痿可為痛哭者二也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積年累月不霑一命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喪氣而後用之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

代天巡方風厲一時報命則相代無人重巡則故無此
例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聵可為痛哭
者三也廢棄諸臣淪落彌歲奉詔起用未見彙征天霽
無期河清難俟更復數年不起竊恐壯者老老者死人
之云亡邦其殄瘁可為痛哭者四也九邊糧餉缺至八
十餘萬告急轉借內請不應京師十二大營十萬餘衆
計餉每年二百餘萬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
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班役市棍負販也或以空籍支

實糧或以一人冒兩餉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為陛下出死力乎可為痛哭者五也陛下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數年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夫封事者發奸破蔽之利器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艱詭為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可為痛哭者六也權稅之使徧于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怨氣上蒸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借停止以悅眾是天以回祿驚陛下陛下正借回祿以剝萬民可為痛哭者七也郊廟絕跡講

席生塵隱禍伏機壅閉已極青宮講讀經年不舉親暱
宮妾踈遠正人古今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可為
痛哭者八也時災異數見又上疏極論大臣某某奉職
亡狀又言鄒元標顧憲成高攀龍趙南星逮中立等皆
經世才誰秉國成坐俾淪落選司間一起廢清節如于
玉立劉元珍等皆不得列名輔臣好惡拂人之性傷割
天心此災異所由來也當此之時諫議直聲振于天下
其用事大臣皆不悅羣小阿附大臣者爭欲得諫議為

首功初給事中王紹徽為其師翰林宣城湯君營爰立甚急以諫議重名謂諫議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諫議厲聲曰吾何敢恃湯君謹辭給事由此甚恨至是乃與其徒共組摠諫議暮夜受贓盈數十萬巡厰庫盜庫金無筭為成奏以授御史某子甲上之諫議素剛聞之憤甚立集五城坊吏悉出裝裹琴書數車陳之都市因向闕大哭曰臣以職任糾彈不敢塞默以負陛下御史顧且誣臣

賊跡臣無顏復入瑣闥即日掛冠策蹇徑去於是給事中胡忻御史史記事南有臺段然周達等相繼上言元翰鯁固觸邪御史戴豸冠為柄臣報怨不忠之尤者也不報而司計卒以擅離職守鐫諫議官諫議喜曰吾生平不能去心者道義知己名勝山水耳今而後寧復匏瓜乎於是東汎滄海西登泰華南渡金焦謁顧端文高忠憲諸君子於東林低回講席者歲餘始自吳歸滇其在滇惟閉門却掃興至則出游昆池雞足之間如是十

五年於是高邑趙忠毅公為吏部尚書矣奏起湖廣按察司知事尋擢工部主事方受命戒途而逆閹魏忠賢矯虔擅政趙公且得罪去他御史承風旨劾諫議為趙公私人有旨予閒住而王紹徽者方起田間得璫意驟躋冢宰修怨申鱣云云於是又削為編氓人猶慮有後命為諫議危諫議獨夷然曰吾得從楊應山高梁谿地下足矣然自是遂不敢歸滇飄浪大江南北薪炊時絕或常僵卧邸中歲丁卯今上御極忠賢伏誅其黨論如

法凡被璫禍者悉得湔祓還其故官於是京兆尹劉公
宗周吏科都給事中宋公鳴梧等訟諫議寃章下所司
冢宰故璫苞蘖尤畏惡諫議力扼之諫議竟以病卒於
白門卒之日囊無一銖廣陵范吏部鳳翼黃尚寶正賓
等經紀其喪當諫議草時諸公皆噉噓諫議爽然顧謂
諸公曰幸也死於二三友朋之手不然千年之後誰為
知我心者乎

舊史氏曰自神祖中歷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寧之局

則已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既兇寺擅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即亦戢心搏志而甘取不勝不復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曰禽馘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棟已振握照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

鉗韃以繩貪人宵類者小人皆借之以寘君子其君子
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小人亦不靳歸名君
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又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
子之不幸未有甚於此時者矣雖然自其卒而觀之世
之所稱東林君子與翼東林者不十年而俱盡固也若
其始泰輪帛四馳萋華拔連道亦已盛所獨不及者惠
司馬元孺方侍御孩未及諫議三君耳朝賢之爭司馬
踰十年方萌俄遏而侍御終沉諫議以死此無他故今

人固畏君子尤甚畏此三君以為此三君才氣獨出其出必將大治小人即一日能見於上又未易得敗耳余未見司馬稔知其素侍御出獄識之京邸余官留都得交諫議其人皆英照奕奕論事如刀劃塗以彼其才氣不問何賊皆能殺之此世人所由甚畏之也甚畏之者其心固亦甚貴之矣嗚呼三君誠人傑也哉

張洪川先生傳

張洪川先生者名仁聲其別號則曰洪川河南之磁州

人也先生仕為令得稱明府以長君司馬鏡心官諫議
時承封諫議得稱封公先生皆不許故人但稱之洪川
先生云先生生有至性從父無子子之先生婉娈致孝
得兩父歡心兩父歿皆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弟天遺孤
惟一女撫之過其子人以為難故里中稱孝友者必歸
先生為諸生有聲十舉不第卒以明經謁選授蜀樂至
令時邑經奢氏亂民盡逋逃吏持空牒無所責賦先生
下令招撫宣誠布寬民由是歸之如流水不期年戶口

大充乃進其民約曰耕田多者為上氓吏卒入鄉趺左趾即禾未熟稅者令非人聽民唾令於是民競奮力田秋登牛車輸者恐後賦盡如初民故獷喜訟關先生曰民剛矣以剛制剛非策也東右以葦不以石吾務以柔勝之耳故其聽訟不御鞭撻或有疑獄他吏務為恫喝張威取情先生獨與往復言笑如鳴叩然即折懾之一二語民皆涕泣叩頭請死以是邑人大悅他邑質成者麋至或謂先生曰子治亂國法宜嚴顧矯以寬寬中

有敗不聞子產之說乎先生曰不然是乃所謂嚴也善
馭馬者恃轡勒不恃鞭策鞭策之於馬疑之而已今以
其疑馬者畏馬畏盡則怒出怒則害大是故不如謹轡
勒鞭策怒馬轡勒服馬也吾之治馬苟使轡勒無失頤
舉袂揚膝振股起皆足進馬矣何鞭策為且夫長民者
決綱斥紐木偶叢神權不自執此豈吾所謂寬哉言者
於是始服然先生性故剛未嘗懾彊禦里有大豪為奸
者悉捕治無少縱有撫軍所使使傳檄郡邑挾威雄行

他令事之甚謹至樂至先生目懾之愈益橫乃大怒曰
鼠子何恃使卒猝庭下械繫之明日正辭以聞撫軍撫
軍不能違卒論如法故其時為之語曰謂水為柔水則
不柔播山如流於是治行為全蜀第一尋以今上御極
恩封父母如其官又請以其封貤生父母既得命先生
大喜曰是吾所為折腰者乎而既遂矣復何求即日稱
病解印綬去當是時司馬鏡心已成進士治泰興高等
徵為吏科給事中矣先生之教子自為之師不使就外

傳故司馬早成先生既歸田自稱野老性儉約自其少
賤至今既貴且老無異持先是數十年海內方盛司馬
年舞象髮鬣鬣然先生抱之膝上謂之曰聖人之道寶
儉而惡侈吾見今世士大夫急游宴好華飾金玉綺紈
奴僕輿馬喧閭溢巷皆前二十年所亡有此非吉祥不
出十年天下其將亂乎司馬心識其言其後嘗舉以告
人曰吾父真聖人也自先生居里里中人恃之甚其長
牧凡郡邑大舉民甚冤者先生雖矜岸必為其長牧訟

言之歲壬申寇潰晉數十萬突河北縱橫磁鄴游騎至城下日數百城中人大懼先生率衆登陴為守計甚設邏者獲賊僕守以請之撫軍先生曰不可寇已逼城而宿奸其內此危道也度報文往復旬日猝有變奈何守悟立誅之懸其首示賊賊乃遁去一時稱先生知兵能應變非徒儒者也大都先生為人靜正不欺而好行義然以中坦無宛氣以是能壽行年八十神明卓然如五十許人執筆能細書日行不御策往返十餘里不倦夜

飲至宵半以為常益誠異人云戴子曰竟其德敦其言
於人無所不信是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其洪
川先生之謂乎

舊史氏曰余兄事司馬幾二十年當其宰海陵大江南
北歌為神君余時為詩十章紀之即不知其有教之者
洪川先生之治樂至者其師也故曰傳琰治譜言令之
教令也若乃司馬之八為諫議世歸彊直出鎮百粵蠻
夷來威此非有教之者然以余所聞先生行事彊項甚

剛拂衣甚決登陴甚勇慮變甚智苟取其意而厲持之
可以秉簡為諫官亦可以執貞律為丈人長子是故天
下之善取者莫若司馬也司馬善取可不曰先生善予
哉

馮二酉先生傳

先生家錢塘少英秀為錢塘諸生有聲累舉不第遂棄
去益讀書博覽自典墳迄楚野無不涉者文近江庾詩
介柳韋尤喜為小詞詩曲中多閨思宮怨情艷之言所

著流甚侈凡其地之當路鉅公皆傾心願交先生先生
率情應之簡簡然退而雜山僧野老間則言笑甚濃文
章日出如露降荷盤無所膠附而瀏灑渾脫見者熹心
家甚貧厨嘗絕炊吟咏自若有餽之粟者不妄受受亦
必圖報之稱施而止與人春敷少譏多獎而綿鍼匣劍
骨鋒湛然每聞冠紳忠義閭巷節烈及是非所繫世論
不平者即戟手鬚張霜虹滿面人以是窺先生骨巖中
朗其於世雖甚無忤諾之而已非有唯阿諾之於唯相

去萬里也。今行年八十有六，猶辨蠅書，所居三聖橋，嘗雨中乘屐至於津頭，往還三十餘里，喘汗不作，有召之飲，雖甚久，不告休時，或瞑不語。人竊相謂曰：「先生疲矣。」先生聞之，遂張目訟曰：「吾不疲也。」呼酒酣歌，多至達曙。神明矯然，蓋五官甚茂，惟眼嘗淚為缺陷云。

倪子曰：余後先生四十年，與先生游最久，嘗欲生謚之。一言累思，經旬竟不得也。以為才士有其德，以為恭士有其風，以為華士有其誠，以為介士又有其俠。爾昔者

錢塘之彥和靖清舉近枯昭諫華飛似放此二子皆不可名先生吾聞錢塘故蘇白之所治也先生者香山氏之朋與眉山氏之朋與

楊夫人傳

楊夫人者李太僕慕劬先生之配宮允紹賢之母也年十五而歸太僕二十二而太僕成進士十七而舉宮允五十八而宮允入翰林三十二而承譽命七十二而以病卒天下歸富貴壽考終焉其為人柔令通曉大義太

僕未第織紉裏讀及既貴不改縞綦太僕凡之官必迎
兩尊人夫人修養無方太僕以是專意能其官太僕既
入為給諫危身敢言夫人不懼及貶官乃更益喜人問
其故夫人曰子不見蔦蘿之依松栢乎其上浴霄氛食
霜氣其下乃始紛披綺旎以為榮華人臣為諫官不敢
言脂韋以褻其官若瓠子而拳縮其身則如繭蠋中女
且羞以為夫吾誠不以彼羞易此榮且子以為士之榮
妻為是被之象服云爾耶聞者悚服蓋其有士行如此

教宮允兄弟甚嚴宮允之在翰林有大名顧特端整進止嶷然世以是歸功操績不誣也畜諸媵及媵子不妬有恩人有為之咏樛蔀桑梅云

倪子曰余嘗有言不備龍德不可以成婦儀以其不可見過不可見才馴其氣若嬰兒而當其履艱邁危則又必責之壯男子難為之事故曰婦無百行者非通論也若李母楊夫人者豈可不謂之猶龍乎

劉烈女傳

劉烈女者錢塘人也居江之許年十九字諸生吳嘉諫
未歸其父元輔舊常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罷家貧所
居淺隘與少年張阿官隣阿官故逋蕩窺女貌都狂發
夜躍上樓穴窻入逼女女大呼賊踉蹌脫走元輔驚起
禽阿官繫而髡焉未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之遽糾黨
斬門謀奪阿官且鳴金號於衆曰元輔實以女偃而又
穿之女聞之拊膺長號曰天乎辱人至此當是時女父
母專外禦不能中顧及事解散登樓見女投繯奔救已

氣絕乃以聞於郡有訟梟曰丁玉蘭者為阿官謀賄元輔金當讞元輔顧訴女承污若為奸露然者時郡守河南劉公有廉明聲顧念即如父言囚無死法然心固疑之乃故軒其獄而陰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女潔烈及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公雜治之一訊吐實於是阿官等悉論如法闔郡譟呼有為之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公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死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

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又以法驗女眉寔處子乃拊屍
大慟女眼中忽迸血激注嘉諫面縷縷如含噴然嘉諫
手拭之乃已而丁玉蘭者一日白晝忽見女立其庭自
搏叩頭立死一時驚異以為神明云

舊史氏曰女不幸著烈猶臣不幸著忠也石擊則火出
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搏則生靈怪天地之性循常喜安
而當其變生氣作則躍為雷電播為風濤其固然耳今
夫高夔伊周非必奇鬼而甚宏著其碧血伍胥馳其素

車皇英姜似不謚靈妃而曹女沒而戴屍李娥烹而湧
鐵此非為聖魄悶然傑魂狡獪由夫循常者神靜嬰變
而氣翔也故曰多所見少所怪使儒者閉門枯坐讀古
人書見萇伍李曹之事必將心疑以為荒誕今觀於錢
塘劉女者則豈不然乎

倪文貞集卷十四